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四十五

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七

集部


東坡全集卷四十五

宋 蘇軾 撰

制策二首

御試制科策

并問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

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
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盪田野雖闢
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

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
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
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
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
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
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
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
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

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
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
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
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
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
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
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眾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

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為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

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為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為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為是名也臣敢不為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

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
畢舉又安以訪臣為哉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
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
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
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
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
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為邪臣不得而知也
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

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强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

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
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
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為此臣所
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
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
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其事果
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
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遠遠覽古今凡此者勤

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
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盪田野雖
闡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費彌廣
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
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
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
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
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

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

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

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

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蓋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饑寒之民

則無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無
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
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過西域今之
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
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
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
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
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

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
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
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
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
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
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間之地而以
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
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

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
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
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
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敵內有得已而不得已之
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
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
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
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

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
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
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汰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
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考績黜陟之所
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畧分其郡縣不
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
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
常速而易者常久而為此者固有待也使審官吏部

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為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
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
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
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
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為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
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為
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
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

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

況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
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為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
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
不知避者吏以為市也叙法不為寬濫而吏不知懼者
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纍者衆愁歎者多凡以
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
食於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

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
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
範傳五行志以為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
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
之二十是為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
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
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
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

後為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為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為免咎臣以為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為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為噓噓之氣溫然而為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為噏噏之氣冷然而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

收則常為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
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驁而益加其禮
蕩然與天下為咻响温煖之政萬事情壞而終無威刑
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
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
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
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
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重報其考於古

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

崇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
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
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
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
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
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
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為羞大臣有
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惟

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摘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摘姦則夫曹叅者是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得者是儒術略用

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術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

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為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為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為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竊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為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

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眾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

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
後始立使額叅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
其後裴延齡皇甫鏐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
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
歟故李德裕以為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為有宰相之
風矣伏惟制策有賤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
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
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

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

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
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
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
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
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
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
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
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

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

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竒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

并引狀問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樸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喜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

意皆以得失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卒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深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已往相師成風雖

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
人哀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
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
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
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
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
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

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諏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揅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

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

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皋
陶益稷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
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
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
得其序臣以為陛下未知此也是以顛倒失序如此苟
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
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
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哉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

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
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
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
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
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
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
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
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丙

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為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為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而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

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
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
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
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
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
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
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
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

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贓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害陛下以為仁天下以為貪陛下以為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四方之

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小數眩之哉且夫未成而為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為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為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意其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

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
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
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厯以來莫之敢發者誠未有以
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
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闕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三年
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為之歟為之固不可敢復
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欲速而壞之也近者
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

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
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
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
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
以敦樸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
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
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
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

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已無為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屑為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

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必不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

於荀卿荀卿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而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且夫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於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揅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揅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

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
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
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
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
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
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
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
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

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闕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

手之人要結密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動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

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
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
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
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為此不可勝言也其施
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知者必畏天必從
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又曰稽于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
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

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
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
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
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
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
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
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
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

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
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
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東坡全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七十八集部

東坡全集卷四十六

宋 蘇軾 撰

策略五首

策略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
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
為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為多而損之一
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

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徇人務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為鼂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

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
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為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
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為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
既明其畧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
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
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
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

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淺矣然其所以為
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
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
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
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
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
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
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

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

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
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
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
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
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晷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
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
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
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

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文為星辰
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
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
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
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
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
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
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為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為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方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

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為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為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敵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為國者不患有所

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
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
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國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
介之使驅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為之不寧大抵皆
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
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一作遠且復告
至矣由此觀之二國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
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方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

治終不可為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
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
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
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事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
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原所以
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
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
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為之計則一日之資亦足以富

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又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為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

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
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
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
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
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
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
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
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

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
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持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
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為不足以累中書
也今之所以待二虜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
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
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
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為難且重春秋
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
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
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為屬
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
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
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
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國者限其常數而
豫為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彼

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間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攻戰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捐之使日夜思所以待強敵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躡也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豈有所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

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
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
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
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
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
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
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改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
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

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

大治臣竊以為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

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
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
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
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
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
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
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
而沈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

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厯中天子
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
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
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諠譁以至於逐去曾不
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
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
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
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

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
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
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
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
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
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
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
而內為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

臣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

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
憂而又有易哀之患導之有方法之有漸疏其故而納
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
水患也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
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
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
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
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

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
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
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
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
人君欲有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
壞而不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趨而已
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
下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

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

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
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
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
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
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為不
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
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為之謀才者得為之用
後之君子務為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

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
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
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
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
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
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
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

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策略五

其次莫如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

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
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
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
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
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
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
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
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

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

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
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
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
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
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
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
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
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

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偃偃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

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
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
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
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
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
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
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
之權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嚙啜以知其才之短長彼

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

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竒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

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
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
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
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
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
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
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
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

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
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哀少刑法之外有以大
慰天下之心焉耳

東坡全集卷四十六

謹案卷四十五第二十八頁前一行仇騰刊本騰
訛滕據晉書改

卷四十六第四頁前三行況能以御萬物哉刊本
御訛銜據別本改

第十七頁前七行飲酒蜡臘刊本臘訛獵據別本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壩

謄錄監生臣朱煥